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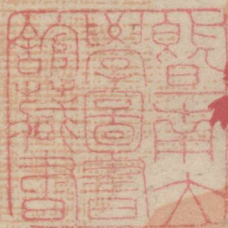
S 013125

花

之

熱血

張恨水著



上海
百新書店
總經理



S

013125

I246.4

807(10)

著 水 恨 張

花之血熱



S9008259

· 行 發 社 書 友 三 海 上 ·

· 售 經 店 書 新 百 海 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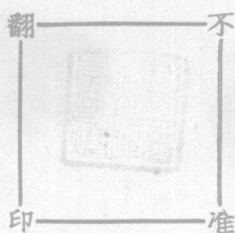


石 景 宜 先 生 贈 書

年 月 日

熱血之花

全一冊



本書著
作權已
經內政
部註冊

登記執照

警字第二五〇三號

著作人 張恨水

出版者 三友書社

上海南市廳西路卅三號

發行人 李曾耀

上海南市廳西路卅三號

總經售 百新書店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特約處 廣州國光書局

廣州永漢北路

成都科學書店

成都陝西街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第四版

熱血之花 目次

第一回	怕見榴花災生五月	願爲猛虎志在千秋	一
第二回	爭道從戎拈鬚定計	抽閑訪豔握手談歌	七
第三回	密地潛來將軍發令	雄資驟得少女忘形	一七
第四回	歌院傳箋名伶入彀	蘭閨晤客舊侶生疑	二五
第五回	留別書棄家衛社稷	還約指忍淚絕情人	三三
第六回	啼笑苦高堂人去後	昏沉醉客舍夜闌時	四二
第七回	魔窟歸來女郎獻捷	荒園逼去猾寇潛蹤	五〇
第八回	兄弟相逢揚聲把臂	手足並用決死登山	五八
第九回	不測風雲忘危殺賊	無上榮譽受獎還鄉	六七
第十回	復國家仇忍心而去	爲英雄壽酌酒以迎	七六
第十一回	渙釋疑團凌空落東	深臨險境乘隙窺營	八四
第十二回	施妙腕突現真面目	下決心不受假慈悲	九二
第十三回	邀影三杯當時雪恥	流血五步最後逞雄	一〇〇
第十四回	含笑遺書從容就義	忍悲收骨慷慨宣言	一〇八
第十五回	訪寒居淒涼垂老淚	遊舊地感慨動禪心	一一六
第十六回	思斷三秋悲歌落淚	名垂千古熱血生花	一二五

熱血之花

張恨水著

第一回 怕見榴花災生五月 願爲猛虎志在千秋

這一部書，不知道說的是中華民國那一年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中華民國那一個地方的事情，但是等到讀者讀完了這一部書之後，也許很願意中國有這件事，也許很歎惜，中國竟不免有這一件事，見仁見智，這只好等候將來再下斷語了。我們這一部書開場的時候，在城外一個附郭的村莊上。這個村子，叫做太平莊，莊子外，東邊有個教會大學，西邊有個國立大學，所以在村子裏住的人，十停之八九，不免與教育事業有關。因爲這個原故，鄉村自治，也是辦得極好。其中一個人家，是幢半西半中的住房，樓外有一所平台，平台之外，下臨一片草地，讓一排高拂雲霄的垂楊柳，遙遙的圍護住了。楊柳之外，是一片水稻田，這個時候，秧針出水有一尺高，遠遠的望去，真是綠到天涯。在這一片綠氈的大地上，却有一道赭色的界線，將它來分破，原來那是陽關大道，直通邊地的。再由這人家樓房向裏瞧，這平台上，擺了上十盆石榴花，在綠葉油油的上頭，頂着血也似的花朵，在太陽裏照着，光耀奪目。平台後面，幾扇窗戶，和兩扇綠紗

熱血之花

門，一齊洞開，是人家一個大休息室。佈置得很是精雅的，一張搖動的藤椅上，躺着一個五十以上的人。他口啣烟斗，手捧了一本書，映着陽光在那裏看。野外的南風，由水田上吹來，帶着一陣植物清馨之氣，人受着精神爲之一爽。他是這教會大學裏的一個哲學教授，姓華名有光，是個道德高尚，學問又有根柢的人，除了教書而外，他不大願意過問別的事情。這幾天以來，他似乎有一種很深的感觸，不時的歎着氣。這時她看着書，方始有點興趣，忽然一陣軍鼓軍號的聲音，由窗子外送了進來。那聲音遙遙的自西而來，而且還夾着兩聲馬嘶，分明是那條陽關大道上，有軍隊開拔經過。他就停書不看，坐了起來，歎了一口氣道：你們聽聽，又有軍隊開拔了。我不明白這是什麼原故，每到五月裏，總是打仗，這個五月，真是不祥的月分。在這屋子當中，有一張小圓桌，兩個青年，正在那裏下象棋。這兩個人，是有光兩個愛兒，都是大學生了。長子名國雄，次子名國威，他們兩人，也和他們父親一樣，這幾天是加倍的煩惱，兄弟二人在這裏下象棋來消磨苦悶。及至有光說了那幾句話，國雄將象棋一推，站了起來道：父親，你還是保持你那非戰主義嗎？有光取下了他所戴的大框眼鏡，用手絹擦了一擦，再將眼鏡戴上，然後很從容的答道：當然。人在世上，是求生的，不是求死的，現在世界上，拚命的研究殺人利器，利器造成成功了，就去論千論萬的殺人。殺死了人，搶奪人家

的財產，拘束那沒有殺完者的行動，他不知道他是無理性，不人道，他還要說是他忠勇愛國。平常人殺一個人，法律就要判他的死罪。到了軍人手上，整萬的殺人，不但無罪，而且有功，這是什麼理由？我認爲現在的造槍砲的人，造兵艦的人，以至陸軍大學的教授，他們都是瘋子，都是魔鬼，他們靠他們的技藝學問去求生活，和野獸吃人，原是一樣無二。至於那毫無知識的兵士，我只覺他們吃了魔鬼的魔藥，除了可憐他而外，沒有別的法子了。他說着話，站了起來，手上拿着烟斗，再按上了一煙斗烟絲，步行到窗戶邊，向外望着，這時他氣極了，以爲他這兩個兒子，不屑教誨，不必去和他兒子再爭論了。他這樣向外看着，首先射到眼簾來的，便是那幾盆石榴花，便搖了一搖頭道：看到這石榴，我就記起了這是舊歷的五月。這個月分，在中國是十二分不吉利的，到了這時，不打仗點綴點綴，好像就對不住這個五月似的。這個五月，最好是糊裏糊塗過去，連這種石榴花，我也怕見得了。他的夫人高氏華太太，也坐在窗子邊一張橫榻上，低了頭縫衣服，不免就放下衣服來笑道：你又在那裏高談玄學了。國雄將棋盤推得遠遠的，兩手伏在茶几上，向上托着小腮頰，表示出很沉着的樣子，一人自言自語的道：不見得自古以來，五月就是壞月。反言之，中國五月是壞月，別人正是好月，我們不能糾正過來，讓這月成個好月嗎？有光口裏啣了煙斗，這時掉轉身來，向他兩個兒子望着道：你

不信我的話嗎？你想，五三，五四，五七，五卅，不都是五月嗎？而今又是五月。你想，這五月是不是不祥之月。我們不要以爲帝國主義壓迫，不是我們自己的罪，誰讓我們自己不知道自強呢。國雄道：正是爲了要自強，我們纔要軍隊呀。這位老教授，覺得兒子沒有理會到他的意思。他正是說有了軍隊，年年內亂，所以不強。國雄倒偏說是就爲了這個要軍隊。他氣不過了，依然躺到藤椅上，將剛才放下的那本書，從新拿起來看。兩手捧着書，擋住了面孔，只有他口中啣的煙斗，向書外斜伸出一個頭子來。國雄還不肯停止他的辯論，望了他父親道：無論如何，我認爲在中國現時，是不能持那非戰主義的。您不是怕看到石榴花開嗎？我以爲我們要轟轟烈烈幹一場，以後要愛看石榴花開。把這個多災多難的五月，變成一個大可慶賀的五月。有光手裏，依然捧着書，他沒有說什麼，只是臉藏在書後面，冷笑了一聲。國雄道：您別笑，讓我細細來解釋一番你聽。您反對的是國家有戰事，戰事由何而起？是因有了軍隊，有了殺人利器。可是我們要知道兵和武器不是那樣可怕，也有用處。一個國家要求他一國人的生成，不能不有軍隊，來防意外的侵害。譬如羊，那總是最柔和的動物，可是它頭上，一般長了兩個大角。這角作什麼的，就是爲衛護他自己起見，若是有豺狼虎豹來吃它，它就用角來刺殺豺狼虎豹。人類裏頭有羊，也有豺狼虎豹。我中國呢，就是人類中的羊。現在世界上各

強國，誰不是像豺狼虎豹，要想吃一口大肥羊肉呢？您想，這羊能不長兩隻角來防備敵人嗎？有光聽他兒子說了這些話，倒很有些學理，再不能夠躺着不理會了，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將書放到一邊。那煙斗裏的煙絲，因為他看書的時候，愛抽不抽的，早已息滅了，這時在桌上取了火柴，將煙燃着，重重的吸了兩口煙，將煙噴着，然後從從容容的坐回那張藤椅。他本是上身穿着大袖襯衫，下身穿了長腳褲子，他用手提了提長腳褲子，表示他並不急迫的樣子來。在他這樣猶豫期間，他一肚子的議論，這就有了歸結，想出了一個答覆了。點點頭道：你所說的譬喻，很合邏輯，但是我們所看到的羊，是用它的角和羊去打架，並不會看到羊用它的角，和豺狼虎豹去打架。國雄道：話雖如此，可是不能爲了羊自己打架，就廢除了羊的兩隻角，要不然，有一天豺狼虎豹來了，怎樣去抵抗呢？有光口啣了煙斗，兩隻手互相抱着，口裏啣了煙斗，連連吸了幾口煙，然後將煙斗取下來，向痰盂裏敲了一敲煙灰，搖了一搖頭道：你還是不明白，我看着這些羊有了角後，也變成豺狼虎豹了。不過它們是吃自己同類的骨肉罷了。他父子二人如此辯論着，國威坐在一邊，手撫弄着棋子，始終不會作聲。這個時候，看看兄長有些失敗了，他突然站了起來，向大家一搖手道：這個時候，不是講理的時候了。若是就我個人的意思來說，作瘋子就作瘋子，作魔鬼就作魔鬼，生在這種世界上，我非去變爲豺狼虎

豹不可。變了豺狼虎豹以後，我要把欺侮我的仇敵，吃個一乾二淨。他說着話時，左手伸平了巴掌，右手捏着拳頭，在掌心槌了一下。這樣一下，他是表示地已下了決心。有光看了兒子這種情形，與他的主張既是絕對相反，而且舉動也過於粗魯，是他所不願見不願聞的事。可是孩子們都是大學生了，他們有他們的思想，作父親的怎能強迫。而且他們還有箇永遠護庇着的慈母在這裏呢，又怎能說他們什麼哩？因之口裏只管吸着烟，一言不發。國雄笑道：國威總是這樣性急，話是一句很好的話。在你這態度上一表示出來，好話也說壞了。有光老先生將兩手反背到身後，在屋子裏來回走着，口裏的烟斗，已是吸不出烟來了，他依然極力吸着，有時還閉一閉眼睛，可以見到他想出了神。華太太在一邊看到，覺得這兩位公子，太有點讓他父親難堪了，兩手按住了懷裏正在縫紉的衣服，就向大家笑道：閑着沒事，你爺兒三個又抬扛。說到打仗，我不知道什麼是戰主義，非戰主義，可是拿了性命去拚人，總不是一件好事。那年我們這兒過兵，全村子鬧個一掃精光，雞犬不留，你們還說要打仗呢？國威道：怎麼不打，打光了也就光了。若是不打，讓人家洋兵把我們的財產收了去，還不如打光了，倒出一口氣呢。我還是那一句話，願作一隻猛虎似的兵士，手裏拿了手提機關槍，衝到敵人的陣線裏去，對着敵人掃射。他口裏這樣說着，兩手端起一把小藤椅，向左脇下緊緊一夾，用椅子靠背朝着

外，身子一轉，作個掃射之勢。他瞪着眼睛，閉着嘴，咬住了牙，表示出他那種堅決的態度出來。但是他身子剛剛轉到一半，只聽到噹的一聲，那椅子的腿，把桌上的茶杯茶壺，嘩唧唧摔下來三個，瓷器砸在樓板上，茶葉和茶，濺到四處。國威手上夾了一把藤椅子站着呆住了，國雄哈哈大笑。華太太說了一聲淘氣，自己放下衣服，連忙找了掃帚畚箕，將碎瓷掃開去。老先生只將眉毛皺了一皺，不說什麼，依然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國雄將國威手上的藤椅子接了過來放下，伸手拍着他的肩膀，笑道：若是這樣子掃射，我們家裏先受着損失呀。於是二人哈哈大笑。華太太清理着桌子，微微瞪着二人道：都是這樣大的人，不要鬧了。你們要變老虎，先吃家裏人嗎？國威道：媽！你不要小看了我們，我總要作一點事情讓大家看看的。俗言道得好，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們總要作一點出來。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就當……國雄將手一搖，插著嘴道：下面那句不要。天下的事，都看人怎樣去做。只要下了那番決心，留芳百世，又是什麼難事？有光取下烟斗，人向藤椅上一躺，腿架了腿，淡淡的一笑道：年紀輕的人，總是不知天地之高低，古今之久暫，留芳百世，這是一件多大的事情，輕輕悄悄的，讓你們這樣一說，就算成功了。其實你們還是想不開。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中國哲學家……華太太笑着站了起來，將手連搖了幾搖道：剛才非戰主義這一個大

問題，還沒有討論得完，你們又要討論留名不留名的問題了。當大學教授的人，大概賣弄的就是這一點。不過這一點，我早也知道了，用不着在家裏辯論。我去泡一壺菊花茶來，大家喝一杯罷，不要徒在字眼上考究了。說畢，他又是一笑。華有光研究了一生的哲學，什麼事情，都可以研究出一個理由來，惟有這怕夫人的理由，從何而來，却是無從說起。華太太這樣一說，他在這種不知理由之下，又走到窗戶旁邊，向平台上去觀望，只看了石榴花，不住的出神。兩位小先生因為議論得了母親的幫助，戰勝了父親，暫時不能再向父親進攻了，也是默然，於是剛才議論風生的場合，一時沉靜起來，就是華太太，在這個時候，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叮鈴鈴的一陣響聲，打破了這寂寞的空氣，於是這全部的情形，就完全變化了。

第二回 爭道從戎拈鬚定計 抽閑訪豔握手談歌

這一道鈴聲，是門鈴響，原來門口有送信的來了。華家的聽差丁忠，拿了兩封信來，都交到華有光手上，他接了信在手上，先笑了一笑道，家鄉來的信。啊！太太，你也有一封，大概是令弟寄來的。華太太拿了信在手上，也笑道：有一個月沒有接到家信了，今天才有信來。說着，將信拿在手上顫了一顫，呀了一聲道：輕飄飄的，裏面是一

張信紙吧？於是將信封口一撕，抽出信箋來，果然是一張信紙。那信上第一句是：姑母大人台鑒，並不是兄弟來的信。自己娘家並無嫡親的晚輩，這信上稱姑母，是誰來的信呢？接着向下一看，乃是：

敬稟者，客套不敘，我村於本月十八日，被海盜佔領，事前，鄉團在莊中小有抵抗，海盜炮火亂發，將全村打得粉碎，全村老小，均不知下落。姪因前一日出門討賬未歸，托倉天之福，得逃此難，後事如何，將來打聽清楚，再爲報告。敬叩

族姑母大人萬福金安。

族姪高本農拜啓

華太太手上拿着信，早有兩點眼淚水滴在信紙上。一看華有光的顏色，只見他面上青一陣，白一陣，那啣在嘴裏的烟斗，雖是早已息滅了，然而他還不斷的向裏吸着，在他這樣只吸空烟斗的時候，可以知道他的心事，並不在煙上，心意不知道飛到那裏去了。華太太道：怎麼樣？信上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有光歎了一口氣，將信紙信封一齊交給華太太道：你看看。華太太接着信向下一看，那信寫的是：

有光仁兄惠鑒：家鄉鄰近匪區，前函曾爲述及。茲不幸，月之十六日，匪徒大舉進攻縣城，道經我村，肆行屠殺，繼以焚燒，全村蕩然，令弟全家遇難，屍骨至今未能收埋。弟幸得逃出虎口，另謀生路，此項消息，諒道途遠隔，未得其詳，弟身親目覩，

未能默爾，因是逃難途中，忽忽奉告。前路茫茫，歸去無家，弟亦不知何處歸宿也。特此馳報，並頌

文祺。

鄉小弟劉長廣頓首

華太太的眼淚，本來就忍耐不住了。再看了這封信，眼淚水猶如拋沙一般的，由臉上落了下來。因向有光道：我們是禍不單行啦，你看看我這封信，說着。就把手上的一封信，交給了有光道：你看看，我家也是完了。有光將信接到手上看完，那青白不定的顏色，更加了一種淒惶之狀，手上拿着信紙，只管是抖顫個不定。他本是坐着的，不覺站了起來，胸脯一挺道：事已過去了，我們白急一陣子也是無用，只是我那兄弟……國雄國威看了二老這種樣子，早就將信搶過去看了一遍。國雄一跳脚道：他殺我們，我們就去殺他們。我們到了現在，家也破了，骨肉也亡了，再要說什麼人道，我們只有伸着脖子讓人家拿刀來砍了。國威道：這海島上的生番：無論他們怎樣吸收物質文明，他那野性難馴，人道又和他講不通的，要他怕，只有殺。哥哥，我們投軍去，和叔叔舅舅報仇罷。他越說越有勁，右手捏着拳頭，只管在左手心裏打着。兩道目光由窗戶向外看，看了那出兵的人行大道。華太太揩着眼淚道：我傷心極了，你們就不要作這無聊的爭論了。國雄道：怎麼是無聊的爭論？我們真去投軍。有光將信放在桌上，又按上一烟斗烟

絲，慢慢的抽着。在他抽烟的時候，他默然不發一語，也望着那窗外的陽關大道，直待這一烟斗烟都抽完了，然後才歎了一口氣道：這真是中國的劫運。然而這決不是外來的侮辱，假使中國政治修明，簡直讓全世界可以注意，決不會讓生番出身的海盜，都來欺侮中國人。國雄道：你老人家，或者有點錯誤，這一件事，並不用得把哲學的眼光去研究。假使哲學可以治理國家，自然沒有戰爭，而且國家兩個字，也許根本不能存在。他說着話時，兩手反背在身後，挺着胸脯子，將脚尖點着，身子挺了幾挺，似乎胸中一腔子悶氣，都在這身子幾挺之下，完全發洩出來。這位哲學家雖然是相信非戰主義，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兩位少君都激昂慨慷到了極點了，再要持非戰主義，恐怕要引起激烈的辯論了。於是自背了兩手慢慢的走下樓去了。這裏剩下華太太是無所謂是戰主義，與非戰主義的，坐在一邊，自揩她的眼淚，國雄與國威還是繼續着說投軍去，由投軍又說到戰略與戰術，結果，兩個人還取了一張地圖，攤在桌上來看。恰是這軍事消息，一陣又接着一陣傳來，當城裏的報紙，寄到了鄉下的時候，全村子裏的人都震動了，原來報紙上用特大的字登載，乃是海盜已經攻下沿海十七縣，馬上就要進到省城來了。這十七座城池，向來都沒有什麼軍事設備，海盜乘其不備的突然襲取，分十幾處進攻，一日一夜之間，就完全丟掉了。國雄跳起腳來道：古來敗國亡家的人也有，像這樣整大片丟土地

的，那倒是少見，我們若再不迎上前去，照着孫中山的話，真十天可以亡國了。國威道：你打算怎麼辦？國雄道：怎麼辦？放下筆桿，我們去抗槍桿。說着，伸手將胸脯一拍。國威原是隔了桌面在看地圖，這就老遠的站起來，伸出一隻手來，和國雄握着，連搖撼了一陣。然後坐下來道：是件事和父親的主張大大反背了，我們說是去投軍，恐怕他不能答應。國雄道：只怕我們下不了那個決心，假使我們一定要走，我們是名正言順的事，無論在舊道德上說也好，在新道德上說也好，我們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我們決不能受父親干涉。說到這裏，正是華有光又緩緩走上樓來，他見國雄國威，都寂然無聲了，便點點頭道：你們不必做成這種樣子，你們所說的話，我已經聽到了。國雄道：我們的家都破了，現在不能再持非戰主義了吧？有光點了點頭，在他二人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國威站了起來，舉起一隻手來說道：我明天去加入義勇軍。高氏自看了信以後，滿肚皮的憂鬱，簡直不知如何可以表示出來，兩手十指交叉着，放在胸前，就是這樣默然不語的坐在一邊，現時看到國威那樣雄糾糾的樣子要去投軍，這事似乎無可挽回的了，便望着他，用很柔和的聲音道：孩子……國雄看到國威表示那樣堅決，他也舉起手來說，我當然是去。國威兩脚一跳，連拍兩下掌道：好！好！我們同去。有光把嘴裏的烟斗取下來，走到兩個兒子面前，自己也挺了胸脯，也表示出一番很沉着的樣子，

望了他二人道：你們的意志，大概是決定了。我也不來攔阻你們，攔阻也是無用。但是打仗是危險的事，我只有兩個兒子，只能去一個。國雄道：當然是我去。國威道：當然我也去。於是兩個人都望了他父親，等他們父親的取決。有光搖着頭道：這無所謂當然，我也不能說那個兒子應當去打仗，那個兒子應當陪着父親。我和你們出一個主意，用拈鬮來解決，拈着去的就去。國雄道：好！讓我來辦。背轉身就在旁邊書桌上，裁了兩張紙條，用毛筆各寫了不去兩個字，然後將紙條，搓成個小團兒，放在茶几上來，先用一隻手按着道：我這兩張紙條，一張上面寫去，一張上面寫不去，拈着去的去，拈着不去的就不去。說畢，縮回手來，身子向後一退。向着國威道：這鬮是我作的，我不能先拈。國威倒也不會考慮，伸手就拈起鬮來，打開看時，卻是不去兩個字。國威一跳腳道：太不走運，怎麼偏是我拿着不去的鬮呢。國雄將茶几上剩下的紙鬮，拿了起來，向嘴裏一扔，吞下肚去，微笑道：當然我拈着的是去，不必看了。我覺得蒼天有眼，我是個長子，應該去呀。說着，伸手過來，和國威握着。國威笑道：我祝你成功，但是我也會用別的方法來幫助你，決不至於悶坐在家裏的。他這樣說着，臉上儘管表示歡喜，但是心裏可懊喪極了。他無精打采的走下樓去。華太太見國雄抖擻着精神，站在屋子中間，半昂着頭，現出一種得色來，便道：你真要去投軍嗎？孩子。國雄笑道：我們鄭而